

胡小石：卓然能自立

◎ 周勋初



胡小石先生

编者按：胡小石（1888～1962），名光炜，号夏庐，浙江嘉兴人。胡小石集书法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，他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——两江师范学堂，是李瑞清得意弟子。生前曾长期在金陵大学、东南大学、中央大学、南京大学工作。曾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，南京博物院顾问等，曾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，作协主席。著有《胡小石论文集》等。在书法上，与林散之、高二适、萧娴合称“金陵四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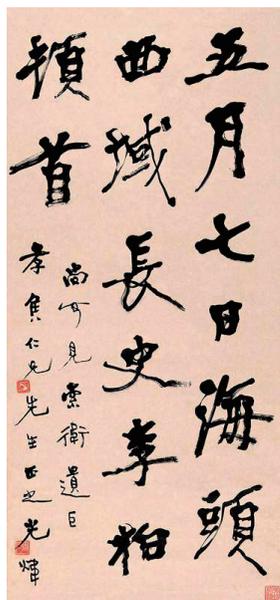
胡小石先生生于清末，成长于民国初期，那时的知识分子，当时称为读书人，对外交往时，有两项基本条件，一是写字，一是做诗。字要写得好，至少要合规范，诗要拿得出手，不致出现“出韵”等错误。这两项基本功达到了大家普遍认可的水平，才算是合格的读书人。

小石先生小时候就能写好字。从他早年留下来的笔记来看，已中规中矩，但要到他进入两江师范学堂学习，得到恩师李梅庵（李瑞清/清道人）指点后，才突飞猛进，成名成家。

1918年，小石先生应梅庵先生之召，至沪寓其家中任家塾塾师，其时与梅庵先生朝夕相处，接受老师指点与教导。李氏为江西临川书香世家，收藏碑版拓本甚多，小石先生沉浸其中，学识大进，书艺大为提高。

当时，沪上聚集有一大批清室遗老，如沈子培、陈散原等，本是小石先生的乡先辈与业师，又如郑大鹤、徐积余、刘聚卿、曾农髯等，与梅庵先生时相过从，品评金石书画，小石先生优游其间，得闻绪论，迭经淬砺，学问已成熟，其时已撰就《金石蕃锦集》二册。

梅庵先生以书画享大名，其时寓居沪上，以此维持生活，小石先生随之公开鬻书。1919年，曾农髯（曾熙，张大千之师）作《胡小石先生鬻书直例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小石书有万马突陈之势，犹能握管从容，盖六朝之宋董也。或者曰：小石隘，其书矫。髯曰：其隘也，不可及也；其矫也，此其所以卓然能自立也。”



胡小石书法作品

知人论世，后人应该明白，此时沪上仍未脱晚清风习，又兼名家汇聚，一个二三十岁的读书人要在上海这一文化市场上公开卖字，如果不具备一定实力，怎能占有一席之地？上海是十里洋场，不少书家以书写商店匾额博得知名度。我在上海读书时，到处可见一位马姓书家

书写的商店招牌。此人写的字功底很足，但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看？小石师曰：“此即所谓俗书。”那些只讲究用笔、章法等技巧，而胸无书卷、又欠性情的书法家只能迎合世俗，以“姿”“媚”人，小石师对此自然不予好评。

早年高校中的教师，特别是教授古代文史的教授级人物，在书法上都有很高造诣。南京的高校，从东南大学起直到改名为中央大学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，集中了一大批学术界的精英人物，他们常结伴出游，或逛后湖，或玩钟山，或游苏州等地，且多杯酒酬唱，留下诗篇以作纪念。

吴梅、黄侃等也常为人题字。黄侃才思敏捷，书法圆润流美，题写的文字措辞之美，属对之精，令人叹服。吴梅则以曲学享盛誉，书法亦娟秀可喜。可就当时而言，社会上并没有把他们视作书法家。小石师不然，平辈中人也认为他书法造诣独超众类。辟疆师（汪辟疆先生）的名著《唐人小说》，王晓湘的名著《词曲史》，都是请小石师题写的。

徐悲鸿评其书法曰：小石才气洋溢，书旨微妙，自得流沙坠简，益清丽浑朴，便欲熔铸两汉晋魏，突过隋唐名家，时人或未之信也。书贵有真意，而宋人太乏工力，否则若朱晦翁、苏东坡，俱是不可一世才德，而未跻极诣，则此二者胥不可偏废也。

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，叶恭绰先生时年已八十左右，大家都称他为叶老。他出任汉字整理部主任。他知道我是南京大学的学生，出于小石师门下，而他们又是几十年前的朋友，故倍加关切。1956年年底，我应小石师之召，考回母校当副博士研究生。离开北京前夕，赴叶老家中辞行。叶老很重感情，看到我去告别，略带哽咽地说：“我年纪这么大了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你？我要送你一件东西，当作纪念。”我就表示请他赐一件墨宝留作纪念。随后叶老就送来了了一幅字，上面写的是张九龄的《感遇诗》（江南有丹橘）一首。

一回南京，就去拜见小石师，并传达了叶老问候。小石师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。我说，叶老送我一幅字，留作纪念，小石师就说：“他的竹子画得好，你应该请他画一幅竹子。”只恨我当时见闻狭窄，否则请他画上几笔，再题诗留念，那不就留下一幅诗、书、画三绝的佳作了么？

小石师让我把叶老馈赠的这幅字拿去看。他品味了一番，提问道：“你看这字是学谁的？”我对书法的知识极为有限，无法确切地回答，但在老师面前，却也不必遮遮掩掩，于是就如实答道：“我看叶老的字像是出于黄山谷的。”小石师不正面评述，只是有趣地说：“叶誉虎（编者注：叶恭绰字誉虎）的字是学院大铖的，只是他不愿意讲就是了。”我很讶异，却也无言可对。明末的马士英、阮大铖等人虽是一代奸臣，但在文墨上有很高的修养。阮大铖的字，我自胡金望先生处获赠其所整理的《咏怀堂集》之前，没有看到过。小石师鄙夷阮的为人，但对他的所长却也不一笔抹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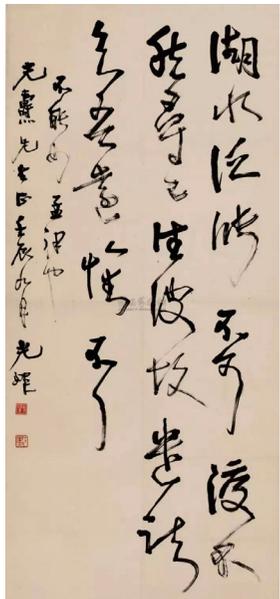
小石师提到：“有一次叶誉虎到南京来，我请他一起去玩清凉山，他不敢去。”因为清凉山上有座扫叶楼，对方不免有所忌讳。他们这辈人在怀旧时，常是夹入一些有趣的小掌故，让人感到生动且富有情趣。

我们从胡小石师问学，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学生都用钢笔与铅笔写字，很少人用毛笔了。他也不再讲

授书法方面的课程，但社会上慕名而来求学的，仍然很多。而且彼时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，因此不少服务性行业的单位也来求字。

当年中央大学的那些教授，都喜欢上馆子去聚餐，小石师在上课之后，时而也带我们去上馆子，馆子里的人都认识他，一见到他带人来，就立即告诉后堂，让水平最高的老师傅掌勺。

小石师介绍陈方恪先生来为我们上目录学课。陈七先生为陈散原之子，陈师曾、陈寅恪之弟，早年为富贵公子，见多识广，诗酒风流，人称吃精吃怪。他有魏晋时人的风范，放浪形骸，常到街头巷尾一些不起眼的小馆子中去进餐，结果却在山西路的一家小店里发掘出了一位名厨。此人原来是汪伪政权中江苏省省长陈群从福建带出的一位名厨，后厨师流落在外，开了一家小饭店维持生活。陈七先生品尝后，觉得此人出手不凡，就问清了底细。小石师得知后，也常带我们去品尝。一位名教授，带着四五个研究生，挤在一张简陋的小方桌上，真是其乐融融。



胡小石书法作品

小石师品评书法，不但重个人风格，还重时代风貌，以为一代有一代的书风。他家里挂着一对史可法的条幅。我读高中时，正是汪伪统治时期，周佛海出了本《往矣集》，里面谈到他收藏着史可法临终前的一封信家书。国破家亡之际，史可法面临受命，叮咛反复，心系家人。孤忠大节，千载之下令人景仰。后来我到扬州史可法纪念馆去参观时，看到墙上有一砖刻，上面正是那幅临终家书。我就此提问，周佛海收藏的是否就是原件？小石师说，史可法临终前的家书社会上流传很多，好多人模仿的。他家中挂的这两条字，也不是史可法的真迹，但当为晚明清初书家之作，因为该时期的书法就是这样。

书法上的这种现象可以说明很多问题，小石师举例说：像孔宙碑、张黑女墓志、流沙坠

简、石门颂等书家，名不见经传，但他们留下的书法却代表了一代书风，足以说明一个时代孕育了该一时代的人物。这种见解，非胸罗万卷者不能道。

小石师学问博大，书法上的见解只是其学术修养之一端而已。他曾应邀到各种学术单位作各种专题的学术报告，记得1953年纪念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屈原时，南京大学于端午节前请他作了一次有关屈原的报告，他就提到了某位画家所画的屈原像冠服不当，当时听众中有傅抱石、陈之佛等人，均表示佩服。

清末民初的学者，无不嗜读《世说新语》，黄侃曾作有《汉唐玄学论》一文，广获时誉。现在的人提到章黄学派，一般都视为一个研究小学群体，实则章、黄建树多端，即以文史而言，二人均重魏晋文学，故于《文选》《文心雕龙》等典籍尤为关注。

中央大学的这批教授中，黄侃自是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。小石师与辟疆师与其同事多年，交往甚多，晚年教课或闲谈中，亦常叙及黄侃的一些轶事。

章太炎与黄季刚（黄侃）恪守小学方面的正统学问，不重金文甲骨，不过二人之间还有区别。章太炎对金文甲骨拒斥甚严，黄季刚则表示不可尽废，只是世传金文甲骨贗品太多，而当代学者又水平不够，还不足以进行研究。

罗振玉治甲骨，在日本印就《殷虚书契》后，放在一家书店内出售，售价奇高，好像要一百二十银圆一部，但学术界人如想购买，托朋友去向罗氏洽购，则可降价售出，差别甚大。

小石师很早就以治甲骨文名世，他的《甲骨文例》一文，学界均视为治契文文法的开山之作，因此他托人去买时，好像只花了八十大洋。黄季刚也托人去洽购，罗振玉一听是黄季刚来买，就给他个下马威，说你们师徒二人都说甲骨是假的，如今要来买书，想降价，办不到，要买就到书店中去买。黄季刚被他好好整了一下，只喊“这个月可要勒紧裤带了”。小石师结交多名人，言及此等趣事，可作学林掌故看待。

辟疆师号展禽，与黄季刚交情深厚。有一次，辟疆师与我漫谈往事，说是“季刚晚年的文字，比不上年（下转第6版）”



胡小石 四体书四条屏